



西環是我家 佩驊

提起西環，是敏感話題。今天不談政治，只想緬懷我家在西環的日子。

我自出娘胎，首先在薄扶林道的舊樓居住，一屋五伙，住了二十多人，而共用的廚房和廁所浴室則設於屋的後方，是小孩子的禁地，我們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屋內的長廊，童年回憶是與同住的堂兄弟姊妹在涼快的階磚地上玩耍，樂也融融。那時候水廁欠奉，大小二便得在房間內的私家馬桶解決，每晚全靠「倒夜香」服務保持衛生。

舊樓拆卸後，搬到皇后大道西與卑路乍街交界的單邊唐樓居住，我們住四樓，出入要爬幾十級樓梯，可算是讀書時代的恆常體能訓練。住所面向兩條繁忙的大街，欣賞街景成為當時的免費娛樂。記憶中對面一座貨倉的外牆廣告是由人手繪畫的，每次更換廣告，總教我們期待萬分，髹漆工人每完成一天的工作，猶如砌上一塊拼圖，為我們的猜謎遊戲逐步提供貼士，小孩子樂此不疲。

這類舊式貨倉，樓高只有兩層，屋頂呈金字塔型，沿堅尼地城海旁屢見不鮮。每逢打風的季節，巨浪滔天，我們的住所與海岸雖是一街之隔，但也受到飛越貨倉頂的海浪直接衝擊，浪花灑在玻璃窗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為悶在家裏的兒童平添一點刺激。另一邊望過去，是整整齊齊的一列四層高唐樓，在十號風球高懸之際，強風像大力士的手臂，輕易把火柴盒般的天台木屋整間托起，拋到半空，在空中飄舞一輪後，霍然摔到馬路中央，散落成一堆扁平的木板，震撼的情境，令我們看得目瞪口呆。

不過，貨倉其後遭火神光顧，熊熊烈火吞噬了金字塔型屋頂，儲存倉內的乾貨藥材、珠飾戲服等耐燃物品越燒越旺，活像一個燒紅的炭爐，在黑夜裏閃爍著點點火光，餘燼好幾天才完全熄

滅，燒焦味道更歷久不散。這場沖天大火災，是人生經歷的第一次逃難，印象特別難忘，幾姊弟跟隨媽媽逃離火場走到老遠的街上之後，我的雙腿禁不住發軟顫抖，回憶起來，猶有餘悸。

多年後，我和姊姊相繼投身社會工作，家庭經濟漸入佳境，一家人決定合資自置物業，於是搬到相隔不遠新落成的大廈，開始享受新樓帶來的舒適和方便，告別了倒夜香、爬樓梯的日子。我們在這個安樂窩居住差不多十年，直到八十年代，才東遷到空氣比較清新、有公園綠化設施的大型屋苑，讓輪椅出入的老爸安享晚年。

最近舊地重遊，薄扶林道的舊居不得復見；皇后大道西與卑路乍街交界的單邊唐樓依然屹立如昔，唯一改變是地下入口裝上鐵閘，加強了保安；而相隔不遠的當年新樓外觀變化不大，仍保持三十年前的模樣，幸好還沒有給周圍矗立的高樓大廈比下去。

雖然我不熱衷政治，但來到西環，少不免要到「中聯辦」的所在地走一轉，了解一下環境的變遷，才不致與社會脫節啊！

